

西 洋 哲 學  
講 話

著 滄 文 詹

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
# 西洋哲學講話

實價國幣一元八角

外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詹文滸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

## 小引

在寫完了現代思潮講話以後，覺得有一部工作，必得要做，那就是把西洋哲學史上的幾個重要體系，作一比較清楚的說明，使初學哲學的人，在合讀這兩本小冊子以後，對於西洋思想的整個潮流，能有一個比較明白的認識。這本西洋哲學講話的小冊子，就是根據這個動機編寫的。

因為這本小冊子的目的，專是供初學用的，所以在編寫時，述每一體系的粗枝大葉，使讀者在閱讀時，對於每一體系的發展的枝節觀念，一概略去。讀者看完本書以後，離開明白西洋哲學去攻讀哲學史，當可得益不少。我們不能希望每一讀者，都去攻讀對於哲學史上的幾個重要體系，都有一個概括的認識。本書的一個需求。

本書於編寫時，多取材於十二年前所譯的哲學的故事，那是美人杜倫所寫的一部通俗哲學讀物，出版以來，備受讀者歡迎。中文譯本因在青年協會書局出版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二年了，

學哲學的人的困難，儘量敘一明晰的線索，其餘無關大尚遠，但有了這一點基礎，再我們不能不希望每一讀者，望，就是能够滿足讀者的這

三千部的初版書，還未曾售罄，也是開出版界的滯銷記錄的。此外，又參用羅傑士所著學生哲學史的材料，該書也是一部通俗而不膚淺的哲學史，讀者倘對哲學史感覺興趣的話，很可一讀。

三十年六月一日編著者謹識

# 西洋哲學講話目次

第一章 哲學的輪廓·····	一
第二章 蘇格拉底的反詰法·····	七
一 消極的論難·····	七
二 積極的開導·····	九
第三章 柏拉圖的共和國·····	一三
一 一個小小的插曲·····	一三
二 存在柏拉圖腦中的三大問題·····	一三
三 心理上的改革·····	一六
四 政治上的改革·····	二二
五 什麼是真正的道德·····	二五
六 他打瞌睡了·····	二七
第四章 亞里斯多德的發展論·····	二九
一 「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」·····	二九
二 生活背景·····	三〇

三 「發展」的觀念	三一
四 論理學的始祖	三四
五 中庸之道	三七
六 政治思想	三九

第五章 從亞里斯多德到文藝復興	四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希臘的衰歇	四三
二 亞洲文明的侵入	四四
三 定命論跨入全盛期	四六
四 獨斷教義的網羅	四九
五 衝決了網羅	五〇

第六章 培根的「大建設」	五三
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政治事業	五三
二 大建設	五七
三 尾語	七二

第七章 斯賓諾莎的倫理學	七五
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不平凡的故事	七五
----------	----

二 思想的體系……………八二

第八章 康德的批評論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一 到康德的路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
二 純粹理性的批判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三 實踐理性的批判……………一六

第九章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一 黑格爾的故事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二 辯證的唯物論……………一二八

第十章 叔本華的悲觀哲學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一 在抑鬱中成長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二 觀念的世界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三 意思的世界……………一五八

四 惡的世界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五 生的智慧……………一七二

六 死的智慧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第十一章 斯賓塞的綜合哲學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一 孔德與達爾文·····	一八三
二 斯賓塞的成長·····	一八七
三 第一原理·····	一九一
四 社會學····· 社會的演化·····	一九七
五 倫理學····· 道德的演化·····	二〇四
六 結論·····	二〇九

## 第十二章 尼采的超人哲學·····

一 思想的淵源·····	二一三
二 少年時代·····	二一四
三 尼采與瓦格納·····	二一七
四 查拉都斯脫拉的歌曲·····	二二一
五 英雄道德·····	二二六
六 超人·····	二三一
七 衰落·····	二三五
八 終曲·····	二三九

# 第一章 哲學的輪廓

什麼叫做哲學？這是每一個人於研究哲學時所必然發生的第一個問題。我們在這裏，不準備說出一個抽象的定義，來從事解答，這不僅因為抽象的定義，不容易被人懂得，而且也因為哲學的定義，常因研究者所取系統之不同，而互相逕庭。我們認為一個初學哲學的人，不該於最初時，即執持一說，戴着有色眼睛，再來觀察其他諸說，因而我們不擬用選取定義的方法，來解答什麼是哲學的問題。一個有益的方法，即為把哲學的各個部份，加以一番概括的敘述，使讀者知道在哲學中所研究的，是那幾個問題，哲學者用以代表問題的性質的，是那幾個術語。讀者有了這樣的瞭解以後，再來研究哲學史上的幾個重要系統，就可對於全部西洋哲學，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認識了。

哲學中所研究的，普通包括三個部份，其一為形上學，英文叫做 *Metaphysics*。Meta 是「後」的意思，*Physics* 是「物理學」的意思，兩者聯結起來，解做「後於物理學」，意即研究物理學後面的事情的學問。例如物理學上的兩個重要假定，是物質不滅，能力不滅，物理學於一定範圍之內，也試為解答什麼是物質，什麼是能力，但牠所解答的，以限於幫助物理學的理解為止，至於物質與能力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，究竟有沒有這種東西的存在，那就是站在物理學後面的問題，所謂「站在物理學後面」，亦即「站在物理學上面」，亦即比物理學更深一層的學問。中國有一句「形而上者謂之道」的老話，這所說的形，相當於物理學這一類科目，研究「形而上」之「道」的學問，相當於西洋的所謂 *Metaphysics*。

故多譯牠爲「形而上學」或「形上學」。亦有人把牠譯爲「玄學」。「玄學」與「形上學」乃是同一種學問的二種譯名。

在「形上學」的部份中，包括兩個分部，其一爲 *Ontology*，普通譯爲「本體論」，研究宇宙由什麼東西組織而成，由物質組織而成抑由心靈組織而成，抑由心物二者同時組織而成，抑由非心非物的第三種東西組織而成。主張宇宙由物質組織而成者，算爲「唯物論」(Materialism)。主張宇宙由心靈組織而成者，稱爲「觀念論」(Idealism)。主張宇宙由心物二者同時組織而成者，稱爲「心物平行論」(Parallelism)，意謂心物二元並存，既不能把物歸併爲心，亦不能把心歸併爲物，兩者並立存在，相互影響。主張宇宙由非心非物的第三種東西組織而成者，我們可用羅素(B. Russell)的「中性論」(Neutrality)爲代表，認爲組成宇宙者，乃是非心非物，亦心亦物的「事情」(Events)。

大抵「本體論」上所研究的，不外這四個部門。

「形上學」的另一個分部，叫做「宇宙論」(Cosmology)，研究「宇宙如何變成」的問題。牠與本體論的區別，是後者研究宇宙的最後本質是什麼的問題，而牠研究宇宙如何根據這些最後本質(材料)變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問題。說個比喻，我們有了木料，要把牠造成椅子，就該經過一番築造的歷程；本體論所研究的，是造成這椅子的木料是什麼的問題，宇宙論所研究的，是如何造成這椅子的問題。宇宙是怎樣變成的呢？有的說，宇宙根據機械的法則而形成，並沒有任何意志存於宇宙內，主持這宇宙的變化；主張這種學說的人，可名之爲機械論者，他們的學說，稱爲「機械論」(Mechanism)。有的說，宇宙的變化，按照一定的意志與該意志所決定的程序進行，着重宇宙間的目的性，可名之爲「目的論」

(Teleological view) 大抵本體論上的唯物論者，多主張「機械論」；本體論上的觀念論者，多主張「目的論」。

哲學的第二個部門，叫做 *Epistemology*，普通譯爲「認識論」。「認識」這個問題，初看上去，似乎非常簡單，例如我認識你，我也認識我面前的圓形的東西是桌子。然而，要是我們加以詳細的研究，就覺問題並不怎麼簡單了。你當真認識這桌子了嗎？你說這桌子是圓的，當真是圓的嗎？怕是橢圓的吧！除非你能半空掛起，恰巧掛在圓桌的直上面，然後從所掛的地位，往下看，到桌面，方覺桌面是圓的。要是你站在桌子旁邊的地板上，觀看那張桌子，你決不會看見桌子是圓的，你不信嗎？且試試看。又如你說，這張桌子是紅顏色的，當真是紅顏色的嗎？在太陽光下看，也許確是紅顏色的，在黃昏薄暮時看，紅顏色就變而爲櫻色了。到了晚上，不開電燈，根本看不出牠是什麼顏色了。然則你自認爲確切認識的桌子，在實質上，你並未能真切認識；對桌子的認識如此，對其他東西的認識亦如此。原來「認識」的歷程，至少包括三個部份，其一爲認識者，即發動認識的主體，例如當「我」認識「桌子」時，「我」就是「認識者」；其二爲「被認識者」，即指認識的對象而言，例如「我認識桌子」時的「桌子」；其三爲「認識」的本身，例如「我認識桌子」時的「認識」。只因在認識的歷程中，包括這三個部份，湊合攏來，方始完成歷程，於是各種錯誤的可能就發端了。也許認識是永遠不可能的吧？也許認識只有一部份是可能的，其餘一部份是不可能的吧？也許認識是全然可能的吧？主第一說者，可稱爲「懷疑論」(Skepticism)，主第二說者，可稱爲「實證論」(Positivism)，認爲認識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。主第三說者，可稱爲「獨斷論」(Dogmatism)，其實就是常識的見解。總之，「認識論」研究這一些，以及和這一些相類似的問題。

哲學的第三個部份，研究「價值」的問題，可稱爲「價值論」(Theory of value)。就中研究「真」的價值的是論理學 (Logic)，研究「善」的價值的是「倫理學」(Ethics)，研究「美」的價值的是「美學」(Aesthetics)。這三種科目，普通都獨立成科，要知道牠們的詳情，自須要參看專書。不過，在這一本書上，我們對於牠們的淵源——尤其對於論理學的淵源，也有一個概括的敘述。

本書只是供初學用的冊子，因而對於「認識論」的部門，略而不詳。又因「認識論」的開展，在哲學史上，是較爲近代的事，因此我們在本書的姊妹篇現代思潮講話一書中，說得較爲詳細。而且就時代上說，後者是本書的續編，兩書接連合讀，對於西洋哲學的情形，當可得一概括的認識。至於進一步的研究，我們希望讀者再讀一本比較正式的哲學史，然後進而閱讀哲學家的專著。說起哲學史，幾於西洋比較流行的幾本，在中國都有譯本，例如：

1 Frank Thilly: *A History of Philosophy*, 陳正謨譯，商務出版。

2 Weber and Perry: *History of Philosophy*, 詹文滄譯，世界出版。

3 C. A. K. Rogers: *Student's History of Philosophy*, 詹文滄譯，新中國書店出版。

在這三本書中，我們願意介紹最後的一書，牠的說理清楚，而且牠對於各家的批評，也都非常適切，極合初學之用。可惜牠的敘述，僅到叔本華爲止。

說到各家的專著，那當然要看各人的愛好如何而決定了，而且各人在讀完此書或其他一本哲學史後，就可看出自己的愛好所在。我們只想提出一般的意見，即雜讀各家的書，倒不如讀通一家，對於自己思想的訓練，更有裨益。「一通百通」，這一句老生常談的話，著實可以應用到哲學的理解上去。

說完幾句開場白以後，就讓我們來領略哲學上的幾個偉大系統罷。



# 第二章 蘇格拉底的反詰法

## 一 消極的論難

蘇格拉底 (Socrates, 469 B. C. - 399 B. C.) 不是西洋的第一個哲學家，他以前，有以康壯著稱的推理斯和赫拉克利塔斯，有以沉思著稱的巴門尼德斯和依里亞的齊諾，有像先知派頭的畢達哥拉斯和恩比佗克利斯，他們都各有自己的系統，在西洋哲學的發展上，都有其特殊的地位與貢獻；不過他們所研究的，都限於物質世界，物的原理，本質，以及物質世界的法則與組織等。蘇格拉底承認這些研究的重要，不過認為除此而外，尚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必須我們加以詳盡與深切的研究，那就是關於人與人的心靈問題。蘇格拉底就是開始研究人與人心問題的第一個人。

哲學史上有所謂「蘇格拉底的反詰」(Socratic Irony) 的一個名詞，那就代表蘇格拉底的方法論，它的特點，在於用一個一個的問題，追問別人，使其自知理曲，而承認錯誤，然後再用正確的見解，灌輸給他。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一般人都有先入為主的成見，倘不把他的成見打破，他決不肯心誠氣服地接受別人的意見。蘇格拉底所用的「反詰法」就在打破每一個人所自負不凡的成見。我們且舉他和攸色特麥斯 (Euthydemus) 的一段故事，作為例子，說明此點。

攸色特麥斯非常自負，以為他對於「公道」二字，具有極正確的觀念，他知道怎樣的人，才能稱為公道的人。他對蘇

格拉底說：

做：我怕我不能說出公道的行爲是什麼嗎？我能够，而且也能說出不公道的行爲是什麼，這不是怎樣困難的事。

蘇：很好。我們且寫 R 的字母，在這一邊，又寫 W 的字母，在另一邊。凡我們認爲公道的行爲，都記在 R 下面；凡我們認爲不公道的行爲，記在 W 下面。你想，我們應把「說謊」的行爲，記在那一項下面。

做：當然，記在 W 下面，誰說「說謊」是公道的行爲呢？其他如欺騙，狡猾，掠奪，奴役自由門第的人等行爲，都當同樣地記在 W 下面。

蘇：但使有人於此，做了統帥，他於戰勝敵國以後，奴役了敵國人民；或他用欺騙狡猾的方法，取勝敵人；我們是否說他做錯了事了？倘他並不做錯，那我們是否要把欺詐，狡猾，奴役自由人民等行爲，記在 R 下面呢？

做：似乎應當如此。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：對仇敵做這些事，是公道的，對朋友做這些事，就不公道了。

蘇：你的修正很好，但請稍爲等待。今使一個統帥，編造一段新聞，用以激勵萎靡的士氣；又使一個父親，用糖衣包着的苦藥，要他的兒子吃，希望他治好了病；又使你從朋友手中，奪去一把他將用以自殺的刀；試問，這些行爲，是否錯誤的呢？是否應當用誠實的方法，讓士氣萎靡，讓兒子因不肯服藥而病死？是否應當避免掠奪行爲，而讓親愛的朋友，活活地自殺呢？

做：當然不應當。然而你再聽我對於「公道」二字的意義的修正罷！

他們的談話，如此繼續下去，做氏每加一次修正，蘇格拉底立刻給他一個反詰，直到做氏發出這樣的話，認爲最好的辦法，是不開口，倘再開口，人們必將認爲他是天下最笨的人了。蘇格拉底用這樣的方法，終於打破了做色特麥斯的成見。

替他預備好一幅潔白的心地，好讓他虛懷若谷地接受正確的見解與觀察了。蘇格拉底認為最聰明的人是「知道自己」的人，這所謂「知道自己」即是知道自己的愚昧，而又肯虛心地接受和學習。

## 二 積極的開導

蘇格拉底用上述方法，替我們解答了哲學界上的二大問題，其一，他替我們解答了「什麼是真正的道德？」的問題；其二，他替我們解答了「什麼是最好的政治？」的問題。真的，對於那時代的雅典青年，沒有任何問題，比這二個問題，更為急切需要了。從前的青年人，相信亞力姆匹力神，唯其相信神，故有一個中心信仰，作為依據，從而建立各種道德法令。可是自從希臘出了哲人派（The Sophists）的哲學，喚出「人為萬物的尺度」的口號以後，作為宇宙的中心，不再是從前的神，而是現在的「人」，而且是每一個人了。你，我，他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是「萬物的尺度」，你沒有干預我和他的權柄，正像我沒有干預你和他的權柄一樣。神的信仰失去了，賴神的信仰而建立的道德，自然一同崩潰了。神和道德的信念，既相繼破壞，每一個雅典青年，安有不盡心所欲，而為所欲為呢？其結果，散漫的雅典的個人主義，不得不向強悍的與有組織的斯巴達人低頭。

這是就道德方面來說。再就政治方面來說，雅典的政治，是所謂「民主政治」，實則只是腐化政治。他們的政府，只知以辯論處決大政，他們的將帥，由民衆推舉，也可由民衆自由罷免，自由斬決；他們的法官，俱由人民依據數字次序，從簡樸的農民與鄙吝的商人中，輪流推舉，與其說是推選，毋寧說是輪值。這樣一個暴民政府，怎能希望他辦理政治，以與斯巴達